

北沙樂美

莎
樂
美

繪畫目次

- 一 頂點(封面)
- 二 月中的女人
- 三 孔雀裙
- 四 黑帽
- 五 伯拉圖式的悲嘆
- 六 約翰與莎樂美
- 七 希羅底登場
- 八 希律的眼睛
- 九 胃的跳舞
- 十 莎樂美的梳妝(一)
- 十一 莎樂美的梳妝(二)
- 十二 舞女的報酬

莎

樂

美

繪畫目次

- 一 頂點(封面)
- 二 月中的女人
- 三 孔雀裙
- 四 黑帽
- 五 伯拉圖式的悲嘆
- 六 約翰與莎樂美
- 七 希羅底登場
- 八 希律的眼睛
- 九 胃的跳舞
- 十 莎樂美的梳妝(一)
- 十一 莎樂美的梳妝(二)
- 十二 舞女的報酬

劇中人

叙利亞少年——衛隊長

希羅底的侍者

第一個兵士

第二個兵士

卡伯陀遜人一名

約翰——先知

納亞滿——劊子手

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

奴僕一名

希律——猶太國的分封王

希羅底——希律的妻

觀基利納斯——一個羅馬的少年人

奴僕一名

第一個猶太人

第二個猶太人

第三個猶太人

第四個猶太人

第五個猶太人

劇中佈景

希律王宮中的一個大壇，緊接在宴會廳的上面。有幾個兵士正靠著洋臺上。右旁有一座很大的梯階，左旁，在後面，有一口圍以青銅圈的古井。月夜。

敘利亞少年

莎樂美公主今天晚上好不美麗呀！

希羅底的侍者

你看月亮！這月亮多奇怪呀！她好像是一個剛從墳墓裏爬出來的女子。她好像是一個死了的女子。人或者要以爲她是在找尋着什麼死的東西呢。

敘利亞少年

她有一種奇怪的樣子。她好像是帶了黃色的面紗，而且脚又是如同銀子一樣白的一位小公主。她好像是有小白鴿當脚的一位小公主。人或者要以爲她是跳舞着呢。

希羅底的侍者

她好像是一個死了的女子。她行動很慢。

(宴會廳裏有聲音。)

第一個兵士

多吵鬧呀！那些叫喚着的野獸是誰呀？

第二個兵士

是猶太人。他們是常時這樣的。他們正在爭論着他們的宗教。

第一個兵士

他們爲什麼要爭論他們的宗教呢？

第二個兵士

我說不出。他們是常時這樣的。比如說，那般法利賽人他們說天使是有的，而那般撒吐賽人呢，他們說天使是沒有的。

第一個兵士

去爭論這樣的事情我以為是很可笑的。

敘利亞少年

莎樂美公主今天晚上是多美麗呀！

希羅底的侍者

你常常在那裏看她。你看她看得太厲害了。像這個樣子看人是危險的。可怕的事情也許會臨到的呢。

敘利亞少年

她今天晚上很美麗。

第一個兵士

國王有點陰鬱的樣子。

第二個兵士

是的；他有點陰鬱的樣子。

第一個兵士

他在望着什麼東西。

第二個兵士

他在望着誰個。

第一個兵士

他在望着的是什麼人呢？

第二個兵士

我說不出。

叙利亞少年

公主好蒼白呀！我從沒有看見她這樣蒼白過。她好像是一面銀鏡中的一朵白薔薇的影兒。

希羅底的侍者

你切不要看她，你向她看得太多了。

第一個兵士

希羅底已經斟滿了國王的杯子了。

卡伯陀迅人

那個戴黑色珠冠，頭髮上撲着藍粉的，便是希羅底王

后嗎？

第一個兵士

是的，那便是希羅底，國王的妻子。

第二個兵士

國王很喜歡酒。他共有三種酒。一種是從撒毛失萊斯島來的，像凱撒的袍子一樣的紫。

卡伯陀迅人

我從來沒有見過凱撒。

第二個兵士

第二種是從賽普斯城來的，黃得如同黃金一樣。

卡伯陀迅人

我愛黃金。

第二個兵士

第三種是從西西里來的。那一種酒紅得如同血一般。

奴比亞人

我們國裏的神道很喜歡血。每年有兩次我們要犧牲許多童男童女給他們；五十個是男童，一百是女童。但是我們所犧牲給他們的似乎還不能使他們十分滿足，因為他們對我們還是很暴虐。

卡伯陀迅人

在我們國裏現在沒有神道遺留着了，羅馬人拿他們驅逐出去了。有些人說他們躲在山中，但是我不相信這

個話。我曾經在山中住了三夜，到處找尋他們，但是沒有找到。最後我叫他們的名字，但是他們沒有來。我想他們是死了。

第一個兵士

猶太人信從一個人所不能見的神。

卡伯陀迅人

我不能明白那樣的事情。

第一個兵士

其實他們不過是相信人所不能見的東西罷了。

卡伯陀迅人

據我看來那完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約翰的聲音

在我以後要來一個比我更有能力的人。我連得他腳上的鞋帶也不配去給他解。他來的時候淒寂的地方要變成愉快。他們要像百合花一般地開起花來。瞎子的眼睛會重見天日，聾子的耳朵會聽見。新生的小孩子能夠放他的手到龍巢裏去，他又能夠牽了獅子的鬃毛而使牠走。

第二個兵士

叫他不許吵。他常常說着可笑的事情。

第一個兵士

不對，不對。他是一個聖者。他也是很有禮貌的。每

天我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終要謝謝我。

卡伯陀迅人

他是誰？

第一個兵士

是一個先知。

卡伯陀迅人

他的名字叫什麼？

第一個兵士

叫約翰。

卡伯陀迅人

他從那裏來的？

第一個兵士

從沙漠間來的，他在那個地方，吃着蝗蟲和野蜜過生活。他穿着駱駝毛的衣服，腰裏束着一條皮帶。他的樣子是很可怕的。有一大羣的人時常跟着他。他還有許多門徒呢。

卡伯陀迅人

他說着的是些什麼？

第一個兵士

我們不知道。有時候他說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那是不能明白的。

卡伯陀迅人

有人可以看見他嗎？

第一個兵士

不能。國王已經禁止過了。

敘利亞少年

公主用她的扇子將臉孔遮住了！她那一雙細小的白手移動起來好像是飛到巢裏去的白鴿兒一樣的。又是像白蝴蝶一樣的。恰巧像白蝴蝶一樣的呢。

希羅底的侍者

那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爲什麼要朝她看？你切不要朝她看……可怕的事情也許會臨到的呢。

卡伯陀迅人

(指着井)

多奇怪的牢獄呀！

第二個兵士

這是一口古井。

卡伯陀迅人

一口古井！那末住在那裏面一定是很有害的了。

第二個兵士

啊不一定！譬如像國王的兄弟，就是希羅底的第一個丈夫，關在裏面十二年。他並沒有關死。直到十二年最後的那一年他纔被人絞死的。

卡伯陀迅人

絞死？誰敢做那樣的事情？

第二個兵士

（指着劊子手，一個高大的黑奴。）

那面那個人，納亞滿。

卡伯陀迅人

他不怕嗎？

第二個兵士

不！國王拿戒指給他了。

卡伯陀迅人

什麼戒指？

第二個兵士

行死刑的戒指。所以他不怕了。

卡伯陀迅人

但是去絞死一個國王終久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第一個兵士

爲什麼？國王也不過只有一個頭頸，和平常的人有什麼兩樣呢？

卡伯陀迅人

我以爲那是可怕的。

叙利亞少年

公主站起來了！她在離席了！她看上去，很困擾的樣子。啊，她向這裏走來了。是的，她是在朝我們走來

了。她多蒼白呀！我從未看見她這樣蒼白過。

希羅底的侍者

不要望着她，我請你不要望着她。

叙利亞多年

她像一隻迷途的鴿子，：她像在風中顫抖的水仙花：

她像一朵銀花。

（莎樂美入場）

莎樂美

我不願意站留了。我不能再留了。國王爲什麼不停的用他那像田鼠般的眼睛在他的顫動着的眼瞼下看着我呢？我母親的丈夫會朝我這樣的望着真奇怪。我不知

道這是什麼意思。其實呢，我全知道了。

敘利亞少年

公主，你離了席了？

莎樂美

這裏的空氣好清爽呀！我能夠在這裏呼吸呼吸了！裏面有那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人他們彼此在那裏爭論他們的愚不可及的禮節，又有些野蠻人，他們喝了又喝，拏酒潑滿了一地，又有些從西密納來的希臘人，他們把眼睛，頰上塗了些顏色，把頭髮一行一行的捲起來，又有些不說話的狡猾的埃及人，他們畱着長的手甲，穿了褐色的外套，又有些野蠻的，粗暴的羅馬

人，說些粗俗不堪的大話。啊！我多少厭惡那些羅馬人呀！他們又粗俗又平庸，而他們自己却要裝出貴族的樣子來。

叙利亞少年

公主，你要請坐罷！

希羅底的侍者

你爲什麼和她講話？你爲什麼朝她看？呵，有些可怕的事情會臨到呢！

莎樂美

這月亮多好看呀！她好像一個小的銀錢，人或者要以爲她是一朵小的銀花。她冷靜又純潔。她一定是個處

女，她有處女的美。是的，她是一個處女。她從來沒有拿她自己污辱過，她決沒有失身於男人們，像其他的女神一樣。

約翰的聲音

主已經來了。人的兒子已經來了。半人半馬的怪東西已經將他們自己躲到河裏去了，水妖也已經離開了河而躲睡到森林中的樹葉子的底下去了。

莎樂美

那叫喚的人是誰？

第二個兵士

他是先知，公主。

莎樂美

啊，先知！他就是國王所怕的那個人嗎？

第二個兵士

那件事情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公主。我們只知道那叫喚的人就是先知約翰。

敘利亞少年

我吩咐他們拿你的肩輿抬來，你歡喜嗎，公主？花園中的夜色真好呀。

莎樂美

他說好一些關於我母親的可怕的話，可不是嗎？

第二個兵士

他所說的話我們一點也不懂，公主。

莎樂美

是的，他說了我母親好些可怕的話。

(一個奴僕入場)

奴僕

公主，國王請您回席去。

莎樂美

我不要回席了。

叙利亞少年

請您恕罪，公主，如果您不回席也許有不幸的事情會發生呢。

莎樂美

這個先知是一個老人嗎？

叙利亞少年

公主，還是回席去的好。請許我領您進去罷。

莎樂美

這位先知，……他是一個老人嗎？

第一個兵士

不，公主，他是很年輕的。

第二個兵士

不過人不能斷定說。有些人說他是以利亞。

莎樂美

誰是以利亞？

第二個兵士

是這國裏很古時候的一個先知，公主。

奴僕

公主，我怎樣去回國王呢？

約翰的聲音

巴拉斯登地土呀，你不要以為打的鞭子已經斷了，就快樂起來。因為從蛇的種子裏會產出怪蛇來，這一種怪蛇牠能吞食鳥兒。

莎樂美

好奇怪的聲音，我要和他談話。

第一個兵士

我怕那是不可能的，公主。國王不准無論什麼人和他談話。就是大祭司長他也不准他和他談話。

莎樂美

我要和他談話。

第一個兵士

那是不可能的，公主。

莎樂美

我要和他談話。

敘利亞少年

回席去不是比較好一些嗎？

莎樂美

把這個先知帶過來。

(奴僕出)

第一個兵士

我們不敢，公主。

莎樂美

(走近井旁向下窺探。)

那下面好黑暗呀！在這樣的一個暗穴中一定是很可怕的！這簡直像一個墳墓。……(對兵士們)你們沒有聽見我的話嗎？把這個先知帶來。我要見他。

第二個兵士

公主，請您不要把這件事情來指令我們。

莎樂美

你們有意要我待等！

第一個兵士

公主，我們的生命是隸屬於你的，但是我們不能照公主所吩咐的去做。其實，公主實在不能拿這件事情來吩咐我們去做。

莎樂美

（看着叙利亞少年。）

啊！

希羅底的侍者

呵！要發生什麼事情了？我敢斷定有些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

莎樂美

（走到叙利亞少年前面。）

你是肯替我做這件事情的，可不是嗎？納拉白斯？你是肯替我做這件事情的。我常常很好的待你。你是肯替我做這件事情。我只不過要看一看這奇怪的先知。人家都談論得他很厲害。我也常常聽見國王談起他。我想國王是怕他的。那末你，即是你也是怕他的嗎，納拉白斯？

敘利亞少年

我不怕他，公主；世界上沒有我怕的人。但是國王已經正式禁止過不論什麼人都不准去揭開這個井蓋。

莎樂美

你應該替我做這件事情，納拉白斯，明天當我乘了肩

與走過那賣偶像的店的門口的時候我擲一朵小花兒給
你，一朵小小的綠色的花。

敘利亞少年

公主，我不能，我不能。

莎樂美

（微笑着）

你應該替我做這件事情，納拉白斯。你知道你應該爲
我做這件事情。明天當我坐在肩輿裏走過買偶像的人
的橋傍的時候我要從我的面紗中來望你一望，我一定
望你。納拉白斯，我也許還要朝你微笑呢。瞧我，納
拉白斯，你瞧我，啊！你知道你應該爲我照我所要你
做的去做。你自己很明白的。……我知道你一定爲我

做這件事情。

叙利亞少年

(指令第三個兵士)

把先知放出來……莎樂美公主要見他。

莎樂美

啊！

希羅底的侍者

啊！這月亮看過去多奇怪呀。人家要以爲牠是一隻那正在找尋屍衣去遮蓋她的身體的死女人的手呢。(註；

此句原文本爲 “You would think it was the hand of a dead woman

who is seeking to cover herself with a shroud. 這個 Relative Pronoun

“Who” 本來就是 “Woman” 如今要照着英文而譯入很可上口

的中國話實在不可能。我爲保存原文的文法起見，所以這樣譯了。尙祈閱者仔細看爲幸。）

敘利亞少年

她有一種奇怪的樣子！她像一個她的眼睛是琥珀的小公主。她從雲翳中像一個小公主一樣的微笑着。

（先知從古井裏出來，莎樂美望着他徐徐倒退。）

約翰

那個他的杯子裏現在充滿着罪惡的人在什麼地方呀？
那個穿了銀袍，將來要在萬人跟前死的人在什麼地方呀？叫他走過來，叫他聽聽那個在沙漠之間和王宮之間叫喚的人的聲音，

莎樂美

他說的是誰呀？

敘利亞少年

沒有人能夠說，公主。

約翰

那個在看着畫在牆上的男子的像，用色彩畫的嘉爾底人的像，拿她自己拋在她的眼睛的慾望中，而且遣派大臣到嘉爾底去的那個女子在什麼地方呀？

莎樂美

他說的是我的母親。

敘利亞少年

呵，不是的，公主。

莎樂美

是的；他所說的是我的母親。

約翰

那拿她自己獻給那些腰上束着綬帶，頭上戴了着色的金冠的亞西利亞隊長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呀？那拿她自己獻給那些穿了美麗的紫色的衣服，盾是金的，盔是銀的，身體是魁梧偉大的埃及的青年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呀？叫她從她的淫污的床上起來，從她的亂倫的床上起來，叫她聽聽替主預備道路的人的話，這樣她可以悔改她的罪惡。即是她不知道悔改，還仍舊要

深沉在罪污裏面；也叫她出來，因為主的簸箕已經拿在手裏了。

莎樂美

啊，但是他可怕的，他是可怕的！

敘利亞少年

不要停畱在這裏，公主，懇求您。

莎樂美

他的眼睛比什麼都可怕，他的眼睛好像泰歷安地方帷幕裏面被炬火燒着的兩個黑洞洞。他的眼睛好像蛟龍棲息着的黑洞。好像埃及國裏的那些蛟龍做着窩的黑洞。他的眼睛又好像是被奇幻的月光滋擾着的黑湖。

……你想他還要再說話嗎？

叙利亞少年

不要停留在這裏，公主。我懇求你不要停留在這裏。

莎樂美

他是多麼瘦弱呀！他像一個細弱的象牙的雕像。他像一個銀鑄的肖像。我敢斷定他和月亮一樣的純潔。他好像是月光，好像是一枝銀箭。他的肉體一定像象牙一樣的冷。我要仔細看一看他。

叙利亞少年

不要，不要，公主。

莎樂美

我一定要仔細的看一看他。

叙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

約翰

向我望着的這個女人是誰呀？我不要吃她望着我，她爲什麼用她那金色的眼臉底下的金光燦爛的眼睛來望着我？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也不願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去。我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對她說的。

莎樂美

我是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不要來近主所選的人的身體，
你的母親已經把她的罪惡之酒灑滿全世界，她的罪惡
的呼聲已經直達上帝的耳朵裏了。

莎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的聲音對於我好像葡萄酒一般
能沉醉。

叙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公主！

莎樂美

再說一遍！再說一遍，約翰，並且告訴我我應當做什
麼。

約翰

蘇旦的女兒，不要來近我！把你的臉孔，用面紗來遮起，把你的頭用灰來撒上，你自己親身到沙漠間去尋人子去。

莎樂美

人子，他是誰呀？他是像你一樣的美的嗎，約翰？

約翰

你快些走開去！我聽見，宮裏面有死神的拍翼翅的聲音。

敘利亞少年

公主，我求您進到裏面去罷。

約翰

主上帝的天使呀，您拿着劍到此地來做什麼？您在這
個污濁的宮裏找什麼呀？那個將來要穿了銀袍而死的
人的日子還沒有到呢。

莎樂美

約翰？

約翰

誰講話？

莎樂美

約翰，我愛上你的身體了！你的身體白，白如刈割者
沒有刈割過的田野中的百合花一般。你的身體白，白

如山上的積雪一般，那猶太的羣山上的，而且要流到羣谷裏來的積雪一般。亞拉伯皇后園中的薔薇不能像你的身體一樣白。既不是亞拉伯皇后園中的薔薇花，亞拉伯皇后的芬芳幽郁的花園中的薔薇花，也不是那照在樹葉上的曙光的腳，也不是就在海心裏的月亮的胸……不是，不是，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像你的身體一般的白。讓我來摸一摸你的身體。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因爲有了女人所以世界上有了罪惡。你不要對我講話。我不聽你的話。我只聽主上帝的聲音。

莎樂美

你的身體是討厭的。你的身體好像是癩子的身體。你的身體好像一堵被毒蛇爬過的粉牆；好像一堵被蝎子做過窩的粉牆。好像是充滿了可惡的東西的一個白墳墓。那是可怕的东西，你的身體是可怕的，我所鍾愛的是你的頭髮，約翰。你的頭髮好像一叢葡萄，一叢從埃冬人地方的埃冬的葡萄樹上掛下來的黑葡萄。你的頭髮好像呂本農地方的柏樹，好像日間在牠蔭庇下面可以躲避獅子和強盜的呂布農的大柏樹。那漫長的黑夜，那月亮躲了她的臉，羣星嚇得不敢出現的時候的黑也沒有你的頭髮那般黑。世界上沒有東西有你的

頭髮那般黑！……你讓我來摸一摸你的頭髮罷。

約翰

走開，蘇旦的女兒！不要觸到我，不要褻瀆主上帝的
聖殿。

莎樂美

你的頭髮是可怕的。你的頭髮被泥土和灰塵遮蓋着。
那好像是人家把來放在你的額頭上的一頂荆棘之冠。
那好像是一團黑蛇，盤在你的頭頸上。我不愛你的頭
髮。：我所愛的是你的嘴，約翰。你的嘴好像是象牙
塔上的紅帶子。好像是用象牙的小刀切開來的石榴。
泰埃園中的石榴花，比玫瑰還要紅，但是沒有你的嘴

那般紅。那報告國王要到了而且使敵人嚇退的那個紅的音號也沒有這般紅。你的嘴比那些在榨葡萄酒的機器上踹榨葡萄酒的人的腳還要紅。你的嘴比那寺院中僧侶們養着的鴿子的腳還要紅。你的嘴比那從那個他殺死一隻獅子，而且又看見一些金色的老虎的森林中而來的人的腳還要紅。你的嘴好像是漁人們在那半明不暗的海中找尋出來的珊瑚一枝，那個他們代國王們珍藏着的珊瑚一枝。那好像是莫伯人在莫伯礦中找尋出來的朱紅，那個國王從他們所拿得的朱紅。那好像是用朱紅塗着，珊瑚鑲着波斯王的弓一般。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有你的嘴那樣紅。∴∴∴讓我親一親你的嘴

罷。

約翰

不能！巴比倫的女兒！蘇旦的女兒！不能！

莎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您好像是一個沒藥(Myrth)的花園，您好像是羣鴿中的鴿子，您不要朝這個人看，不要朝他看！您不要和他說這樣的話。我不能忍受了。……公主，公主，不要說這樣的事情。

莎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叙利亞少年

啊！

（他自殺倒在莎樂美與約翰之間）

希羅底的侍者

叙利亞少年自殺了！少年衛隊長自殺了！他，我的朋友自殺了！我給過他一小盒的香料和銀製的耳環，但是他自殺了！啊，他不是早就說過，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嗎？我也說過，而這個不幸的事情果真發生了。我也很知道月亮是在找尋一個死的東西，但是我想不到她所找尋的就是他。啊！我爲什麼不掣藏起，不使月亮看見呢？如果我掣他藏在一個洞窟中那月亮

就看不見他了。

第一個兵士

公主，敘利亞少年隊長剛才已經自殺了。

莎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你不怕嗎，希羅底的女兒？我不是已經告訴你我聽見宮中有死神在拍翼的聲音嗎，而且那個死神他不是已經來了嗎？

莎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淫婦的女兒，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夠救你，就是我說過的那人。你去尋他罷。他在加利利海上的船中，他和他的門徒在講道。你去跪在海岸傍邊，用他的名字叫他。當他來到你面前的時候（凡有人叫他他總是來的）你將你自己跪到他的腳跟前去，求他饒恕你一切的罪孽。

莎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你要被咀咒！一個亂倫的母親所養的女兒，你要被咀

咒！

莎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我不情願看你。我不要看你。你是被咀咒的，莎樂

美，你是被咀咒的。（他走下古井。）

莎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第一個兵士

我們必得將這個死屍搬開去。國王不歡喜看見死屍，除非那些死屍是他自己所殺的。

希羅底的侍者

他是我的弟兄，實在比弟兄還要親愛。我送過他裝滿了香料的一隻小盒子，和那隻他常常戴在手上的瑪瑙的環兒。晚上的時候我們常常同在河邊，在杏林中散步，他告訴我許多關於他的國裏的事情。他說話說得低。他說話的聲音，好像是一個吹笛子的人吹笛子的聲音。他也常常在河裏看他自己。我常常責他不要如此。

第二個兵士

你說的不錯；我們必得將這個死屍藏起來。決不能給國王看見。

第一個兵士

國王不會到這裏來的。他決不會到這個壇上來的。因為他太怕這個先知了。

（希律，希羅底，以及一般侍從上。）

希律

莎樂美在那兒？公主在那兒？她爲什麼不照我所吩咐她的回席去？呵！她在那面！

希羅底

你切不可看她！你常常看着她！

希律

今天晚上的月亮有一種奇怪的樣子。她不是有種奇怪

的樣子嗎？她好像是一個發狂的女人，一個到處找戀人的發狂的女人。她又是裸着體的。她一絲也不掛。雲是找尋着她要給她一點遮蔽，但是她却不讓牠們這樣做。她拿她自己赤裸裸的往雲外面跑出來。她像個喝了醉了的女人一般在雲間穿來穿去。……我斷定她是找情人。她不是像一個東搖西擺的醉了的女人嗎？她是像一個發狂的女人，可不是嗎？

希羅底

不；月亮就不過是像月亮罷了。讓我們到裏面去罷。
……你在這裏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希律

我要在這裏！曼納西，把毯子拿過來，把火把點起來，象牙的桌子和碧玉的桌子都搬過來。這裏的空氣很好。我要和我的嘉賓們再喝幾杯酒。我們對於該撒派來的使臣們一定得表示全般的恭敬。

希羅底

你的所以要在這裏並不是爲了他們。

希律

是的；這裏空氣好。來，希羅底，我們的賓客在等我們呢。啊呀！我滑了一跤！我跌到血中間了！這是一個不好的預兆。這是一個很不祥的預兆。這裏爲什麼有血？……還有這個死屍，這個死屍怎麼在這裏？你

們以爲我也和埃及王一樣，請容不用筵席而把死屍給他們看嗎？這是誰的死屍？我不要看。

第一個兵士

這是我們的衛隊長，陛下。他是敘利亞少年，就是三天之前您才叫他做衛隊長的那個敘利亞少年。

希律

我並沒有下要殺他的命令。

第二個兵士

他是自殺的，陛下。

希律

爲什麼緣故？我已經叫他做衛隊長了

第二個兵士

我們不知道，陛下。但是他已經自殺了。

希律

這件事情我看來很奇怪。我曾以為只有羅馬的哲學家才自殺的。鐵基利納斯，羅馬的哲學家自殺這件事情究竟真不真的？

鐵基利納斯

有幾個是自殺的，陛下。他們是斯托埃克派（Stoic。淡泊主義者，克慾主義者。）的人。斯托埃克派的人都是些野蠻的人。他們是可笑的人民。我個人覺得他們全然可笑得很。

希律

我也以為如此。自殺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鐵基利納斯

在羅馬無論什麼人都譏笑他們。羅馬王且做了一篇諷刺的文章去攻擊他們，那篇文章到處傳誦。

希律

啊！他還做了一篇諷刺的文章去攻擊他們嗎？該撒真是奇人。他什麼都能做。……敘利亞少年自殺這件事情真是奇怪。他自殺我覺得很難過。我覺得很難過；因為他生得好看。他而且生得很好看呢。他有一雙迷人的眼睛。我記得我看見過他迷迷地看著莎樂美。實

實在在，我以為他看莎樂美看得太多了。

希羅底

另外也有人將她看得太多了呢。

希律

他的父親是一個國王。我拿他從他的國度裏趕出。他的母親是一個王后，你將她當了奴婢，希羅底。所以他在這裏我當他像我的賓客一樣，而且因為這件原故我將他封作了衛隊長。他死了我實在有點難過。……呵！你們為什麼將這個死屍放在這裏？我不願意看牠，搬開去！（他們拿死屍搬開）這裏冷。這裏有風吹着。不是有風吹着嗎？

希羅底

不；沒有風。

希律

我告誦你有風吹着。……而且我聽見在空中有什麼像拍翼翅的聲音，像拍着大的翼翅的聲音。你沒有聽見嗎？

希羅底

我沒有聽見什麼。

希律

我也不再聽見了。但是我確是聽到過的。這是風在吹着，無疑的。那已經過去了。但是，不對，我又聽見

了。你沒有聽見嗎？那恰巧像拍着翼翅一樣。

希羅底

我告訴你一點什麼也沒有。你着了病了。讓我到裏面去吧。

希律

我沒有病。着了病的是你的女兒。她有病人的狀貌的樣子。我從沒有看見她這樣蒼白過。

希羅底

我已經告訴你過了不要再朝她看。

希律

給我倒酒來（酒上），莎樂美，來和我喝一點酒。我這

裏有精製的酒。是該撒他自己送給我的。拏你的小小的紅的嘴唇往裏面浸一浸，然後我就將全杯喝乾。

莎樂美

我不渴，陛下。

希律

你聽你的女兒怎樣的回答我，你的這個女兒？

希羅底

她說得很對。你爲什麼常常看着她？

希律

給我拏熟的菓子來（菓子上），莎樂美，來和我一起
吃。我愛看一個菓子上面有你的小小的牙齒的印子。

你將這菓子稍爲咬一點點然後我就可以拏剩下來的統
統吃下去。

莎樂美

我沒有餓，陛下。

希律

(對希羅底) 你看你怎樣將你的這個女兒養大起來的。

希羅底

我的女兒和我都是王族的出身。比不得你，你的父親
是一個趕駱駝的！他也是一個強盜！

希律

你瞎說！

希羅底

你自己已很明白那是確確實實的。

希律

莎樂美，來坐在我的身邊。我要拿你母親的位子把給你。

莎樂美

我并勿疲倦，陛下。

希羅底

你看她怎樣的對待你。

希律

拿給我我要什麼？我忘記了。啊！啊！我記着了。

約翰的聲音

看呀！時候到也！主上帝說，我所預言的已經到了，
看呀！我所說的那個日子已經到了。

希羅底

叫你不要鬧。我不要聽他的聲音，這個人永遠拿不好
的話來說我。

希律

他沒有說什麼來和你作對的話。況且，他是個很偉大
的先知。

希羅底

我不信什麼先知。一個人能夠說將來的事情怎麼樣的

嗎？這是沒有人知道的。況且，他又是永遠侮辱我。
我想你是在怕他……我很明白你是怕他的。

希律

我並不怕他。我不怕什麼。

希羅底

我對你說罷，你是怕他的。如果你不怕他你爲什麼不
將他交給那些在六個月之前嚷着要他這個人的猶太人
呢？

一個猶太人

真的，陛下，還是將他交給我們的手裏好。

希律

這件事情不用再說了。我早已經拿我的答復給了你們了。我不要將他交給到你們的手裏。他是一個聖人。他是曾經見過上帝的人。

一個猶太人

那是不能夠的事情。自從先知以利亞之後世界上就沒有有人見過上帝。以利亞是最後看見上帝的人。在現在的時候上帝不顯現他的聖身了。他自己躲藏起來了。所以大罪大惡都臨到世界上來了。

另一猶太人

實在說起來，甚至以利亞究竟真的看見過上帝沒有也沒有知道。或者他所看見的不過是上帝的影子罷了。

第三個猶太人

上帝不會有躲藏起來的時候。他拿他自己顯現出來在隨時隨地。上帝在惡中和在善中一樣的存在。

第四個猶太人

那也決不能說。這是一種危險的教訓。這是一種從亞力山大學校中來的教訓，那地方的人講的是希獵的哲學。希獵人是異教徒；他們甚至割禮也沒有受過。

第五個猶太人

沒有人能夠說得出上帝怎樣地工作。他的方法是很神祕的。也許我們所以爲惡的事情反而是善的，我們所以爲善的事情而反而是惡的。樣樣事情，都是莫名其妙

妙。我對於一切必須服從，因為上帝是很強的。他拿強的和弱的一起打得粉碎，因為他是不顧什麼人的。

第一個猶太人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上帝是可怕的；他擊強的和弱的打碎好像我們人擊穀麥在白裏春一樣。但是這個人決沒有看見過上帝。自從先知以利亞之後沒有人見過上帝。

希羅底

叫他們不要鬧，他們弄得我討厭死了。

希律

但是我聽見說約翰他自己就是你們的先知以利亞。

猶太人

那是不能的。先知以利亞的時候，去今已有三百多年了。

希律

有些人說這個人就是先知以利亞。

一個拏撒勒人

我可以斷定他就是先知以利亞。

猶太人

不對，他決不是先知以利亞。

約翰的聲音

日子到了，主的日子到了，我聽見在山上那個將要來

做我們的救世主的人的脚步聲音。

希律

那是什麼意思？救世主。

鐵基利納斯

那就是該撒所用的一個稱號。

希律

但是該撒並沒有到猶太來。昨天我還收到從羅馬來的信。信裏面並沒有提及這件事情。而且你，鐵基利納斯，你是冬天的時候還住在羅馬的，你也沒有聽見提起過這件事情，你有沒有聽見？

鐵基利納斯

陛下，我沒有聽見過提起這件事情。我是在說明那個稱號。那是該撒的稱號之一。

希律

但是不能來。他生的很厲害的風痛病。他們說他的脚好像象的脚一樣的腫。此外政治上的關係也有一些。他離開了羅馬就要失了羅馬。他不會來。不過，該撒是主，如果他願意來的時候他就會來。但是，我不以為他會來。

第一個拏撒勒人

先知所說的并不關該撒的事情，陛下。

希律

不關於該撒嗎？

第一個拏撒勒人

不，陛下。

希律

那末他所說的是誰？

第一個拏撒勒人

是那個已經來了的『彌撒亞』(Messiah 基督)。

一個猶太人

彌撒亞沒有來呢。

第一個拏撒勒人

他已經來了。而且他在每一個地方顯奇蹟。

希羅底

哈！哈！奇蹟！我不信什麼奇蹟，我看得太多了。

（對侍者）我的扇子！

第一個拏撒勒人

這一個人顯真的奇蹟。就比如那一次，他在加利利的一個稍爲有點名聲的小市鎮上的一家結婚人家的筵席上拏水變成了酒。這是當時親眼看見的人告訴我的。他又醫好了兩個坐在加伯儂門前的生大麻瘋病的人。他只用手去摸了他們一摸毛病就好了。

第二個拏撒勒人

不對，他在加伯儂所醫好的是瞎子。

第一個拏撒勒人

不對的；他們是害的大麻瘋。不過他也曾醫好過瞎子罷了，而且也有人看見他在山上和天使講話。

一個撒土該人

天使是不會有的。

一個法利賽人

天使是有的，不過，我不相信這個人曾經和他們講過話。

第一個拏撒勒人

有許多人看見和天使講話。

一個撒土該人

不是和天使講話。

希羅底

他們弄得我厭煩死了！他真是一般可笑的东西！（對侍者）好！我的扇子！（侍者拿扇給她）你有一種做夢的人的樣子；你決不可做夢。只有有病的人是做夢的。

（她用扇子打侍者）

第二個拏撒勒人

還有及魯司的女兒的奇蹟。

第一個拏撒勒人

是的。那是的確的。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件事情。

希羅底

這些人都是瘋的。他們看月亮看得太長久了。吩咐他們不許吵。

希律

及魯司的女兒的奇蹟是怎樣的？

第一個拏撒勒人

及魯司的女兒死去了。他將她從死中復活過來。

希律

他使死人復活嗎？

第一個拏撒勒人

是的，陛下，他使死人復活。

希律

我不願他做這樣的事情。我禁止他做這樣的事情。我不准任何人使死人復活。這個人一定得找來告訴他我禁止他使死人復活。這個人現在在那裏？

第二個拏撒勒人

陛下，他無所不在，但是要找到他却又很不容易。

第一個拏撒勒人

有人說他現在是在撒瑪利亞。

一個猶太人

如果他在撒瑪利亞，那末這便很容易明白這個人就不是彌撒亞。（救主耶穌）彌撒亞所要到的并不是撒瑪利亞人的地方。撒瑪利亞人是受咒詛過的。他們沒有

東西拏到廟裏去獻祭。

第二個拏撒勒人

幾天之前他離去了撒瑪利亞。我以為他現在正在耶路撒冷鄰近的地方。

第一個拏撒勒人

不會，他不在那裏。我剛剛從耶路撒冷來。他們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得着他的信息了。

希律

沒有關係！但是叫人去找他去，告訴他說我不准他使死人復活！拿水變酒，醫好生大麻瘋病的人和瞎子：等等的事情他要做只管去做。我并不反對這些事情。

實在說起像醫好生大麻瘋病的人的這樣的事情我也以爲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不准任何人去使死人復活。如果死人復活轉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約翰的聲音

啊！蕩婦呀！娼女呀！啊！有像金子一般的眼睛和鍍了金一般的眼臉的巴比倫的女兒呀！主上帝這樣說，讓一羣的男子來圍攻她。讓百姓拿石頭來打她。……

希羅底

叫他不許鬧。

約翰的聲音

讓打仗的將領用他們的刀劍來刺她，讓他們將她壓死

在他們的盾牌的底下。

希羅底，

不，那是不名譽的。

約翰的聲音

所以我要將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惡掃除乾盡，其他一切女人應該知道不可做她的醜惡的榜樣。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樣攻擊我嗎？你讓他誹謗你的妻子嗎？

希律

他並沒有說起你的名字。

希羅底

那有什麼關係？你很明白他所要誹謗的是我。而我呢是你的妻子，對不對？

希律

實實在在的，親愛而且高貴的希羅底，而且在你未做我的妻子之前你是我兄弟的妻子。

希羅底

是你把我從他的手裏搶過來的。

希律

實在我是比他強些；但是我們不要去講那件事情。我不情願講那件事情。那就是這個先知說那些可怕的說話的原因。或者因為這個緣故，有不幸的事情會發

生也未可知。我們不要講這個事情。高貴的希羅底，我們忘記了我們的賓客了。你把我的杯子斟滿，我的愛。用葡萄酒將我的大銀杯斟滿，大玻璃杯斟滿。我要舉杯祝頌該撒。這裏有許多羅馬的賓客，我們應得向該撒祝頌。

大衆

該撒！該撒！

希律

你沒有看見你的女兒嗎？她是怎樣的蒼白呀！

希羅底

她蒼白不蒼白與你何干？

希律

我從沒有見她這樣蒼白過。

希羅底

你切不要看她。

約翰的聲音

在那一天太陽要變成像包頭髮的布一樣的黑，月亮要變成像血一樣的紅，天上的星要掉在地球上好像熟了的無花果從無花果的樹上落下來一樣，地球上的衆君王都要怕懼。

希羅底

哈！哈！我倒很歡喜看一看他所說的那一個日子，那

時月亮會成像血一樣，星會像無花果一樣的落下來。
這個先知說話好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一樣……但是我
不能忍受着聽他說話的聲音。我恨他的聲音。叫他不
許鬧。

希律

我不這樣做。我不懂他所說的是什麼，但是那也許是
一個兆頭。

希羅底

我不信什麼兆頭。他講話簡直像一個喝醉酒的人。

希律

也許他是喝醉了上帝的酒。

希羅底

上帝的酒是什麼酒？從什麼葡萄園裏採取來的？在什麼榨酒機裏榨出來的？

希律

（從此他專神注意着莎樂美）鐵基利納斯，你近來在羅馬的時候，皇帝有沒有對你說起過這個問題……？

鐵基利納斯

什麼問題，陛下？

希律

什麼問題？哦！我問了你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已經忘記了我要問你的什麼事情了。

希羅底

你又在看我的女兒了。你切不要看她。我已經說過了。

希律

你另外沒有說過什麼。

希羅底

我再說一遍。

希律

他們講了很多關於恢復寺院的事情，有沒有做了一點什麼？他們聖殿上的帳幕已經不見了，他們可不是這樣說嗎？

希羅底

那是你自己將牠偷了的。你說話亂七八糟。我不願停留在這裏。讓我到裏面去。

希律

莎樂美，給我跳舞。

希羅底

我不讓她跳舞。

莎樂美

我沒有心思跳舞，陛下。

希律

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給我跳舞。

希羅底

讓她自己去。

希律

我命令你跳舞，莎樂美。

莎樂美

我不要跳舞，陛下。

希羅底

（笑着）你看，她怎樣的服從你。

希律

她跳不跳舞對於我有什麼關係？那對於我毫無關係。

今天晚上我快樂，我十分快樂。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

過。

第一個兵士

國王有一種陰鬱的樣子。他不是有一種陰鬱的樣子

嗎？

第二個兵士

是的，他有一種陰鬱的樣子。

希律

我爲什麼不要快樂呢？該撒，他是世界上的主，他是萬物之主，他很愛重我。他剛才送了我許多最珍貴的禮物。而且他也允許我把我的仇敵卡伯陀迅王召到羅馬去。也許他就在羅馬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因爲他

能够做一切他所想做的事情。確確實實的，該撒是主。因此你可以知道我是應該快樂的。真的，我快樂。我從沒有這般快樂過。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能够妨碍我的快樂。

約翰的聲音

他要坐在這個皇位上面。他要穿紅綠的衣袍。他的手要拿着一只裝滿着他的譏諷的金杯子。主的天使要打他。他要被蛆蟲所吃。

希羅底

你聽他怎樣的說你。他說你將來要被蛆蟲所吃。

希律

他所說的并不是我。他從沒有說攻擊我的話過。他所說的是卡伯陀迅王；我的仇敵卡伯陀迅王。要被蛆蟲所吃的是他。并不是我。這個先知從沒有說攻擊我的话過，除了我娶了我的兄弟的妻子做妻子這件事情所犯的罪之外。那也許是對的。因為實在說起來，你是一個不生育的女人。

希羅底

我不生育，我？你說這樣的話，你專神的看着我的女兒，你爲了你的娛樂要她跳舞，你還要說這樣的話？發這樣的話是個傻子。我已經生過一個孩子。你沒有過小孩子，不，甚至你的婢侍之中也沒有一個人生育

這。不生育的是你，不是我。

希律

靜些，女人！我說你是不生育的。你沒有給我生過子女，而且這個先知說我們的結婚是不正當的結婚。他說這是一種亂倫的結婚，一種要發生禍患的結婚。：我怕他所說的是對的；我斷定他所說的是對的。但是現在不是說這樣的話的時候。現在這個時候我應該快樂。實實在在的，我是快樂。我不缺少什麼。

希羅底

今天晚上你這樣的有興子我很快樂。這不是你平日的常態。但是現在時候不早了。讓我們到裏面去吧。不

要忘記我們明天一早還得出去打獵呢。對於該撒的使臣們我們應該表示十分的尊敬，不是應該這樣的對待他們嗎？

第二個兵士

國王的神色怎樣的陰鬱呀！

第一個兵士

是的，他的神色陰鬱得很。

希律

莎樂美，莎樂美，你爲我跳舞。我請你爲我跳舞。我今天晚上很憂悶。是的；我今天晚上非常的憂悶。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在血裏滑了一跤，那是一個不好

的兆頭；而現在我又聽見，我確實聽見在空中有翼翅的鼓擊，大的翼翅的鼓擊的聲音。我不能說這是什麼意思。……我今天晚上很憂悶。所以，你爲我跳一個舞。爲我跳舞，莎樂美，我請你。如果你爲我跳舞你可以問我你所想要的東西，我一定拿牠給你，甚至我的國土的一半我都可以給你。

莎樂美

（起來）你真的能夠給我不論什麼我所要求的嗎，陛下？

希羅底

不要跳，我的女兒。

希律

不論什麼，甚至於我的國土的一半。

莎樂美

你能夠立誓嗎，陛下？

希律

我立誓，莎樂美。

希羅底

不要跳，我的女兒。

莎樂美

你憑什麼來立誓，陛下？

希律

憑我的生命，憑我的王冠，憑我的神。不論什麼你想要的我都一定給你，甚至於我的王國的一半也可以，只要你肯爲我跳一個舞。呵，莎樂美，莎樂美，爲我跳一個舞罷！

莎樂美

你已經立過了誓了，陛下。

希律

我已經立了誓了，莎樂美。

莎樂美

一切我所要求的，甚至於你的王國的一半。

希羅底

我的女兒，你不要跳。

希律

甚至於我的王國的一半。如果你歡喜要求我給你我的王國的一半，莎樂美，那末你會像王后一般的美麗了。她不是要像王后一般的美麗嗎？啊！這裏冷！有像冰一樣冷的風，而且我聽見：我爲什麼會聽見空中有翼翅鼓擊的聲音？啊！人家或者要以爲是一隻鳥，一隻大的黑鳥在這壇上飛舞呢。我爲什麼不能看見牠，這隻鳥？牠的翼翅的鼓擊的聲音很可怕。牠的翼翅擊起的風聲很可怕。那是一種冷風。不，那并不是冷風，那是熱風。我悶着了。倒點水在我的手上。拿點

雪來給我吃。把我的長袍解去。快！快！把我的長袍解去。不必了，讓牠這樣罷。使我不舒服的是我的花冠，我的薔薇的花冠。這些花好像是火。牠們燒了我的額頭了。（他從頭上將花冠扯下丟在桌上）啊！我現在能够呼吸了。這些花瓣兒多紅呀！牠們好像是布上的血跡。那沒有什麼關係。人不能在所看見的一切的東西的裏面去找象徵。那是要使得人生乏味的。最好是說血跡也像薔薇的花瓣一樣的可愛。那樣說要好得多了。：但是我們不要說這個話了。現在我快樂，我是非常的快樂。我難道沒有權能可以快樂嗎？你的女兒準備爲我跳舞了。你不是要爲我跳舞了嗎，莎樂美？

你已經允許爲我跳舞了。

希羅底

我不讓她跳舞。

莎樂美

我要爲你跳舞，陛下。

希律

你聽你的女兒說的什麼。她準備着爲我跳舞了。你爲我跳舞很不錯，莎樂美。當你已經爲我跳好了舞之後，不要忘記問我你所要求的東西，不論什麼東西你所要求我都要給你，甚至於我的王國的一半。我已經立過了誓了，豈不是嗎？

莎樂美

你已經立過了誓了，陛下。

希律

我從來沒有食言過。我不是那些不守誓的人。我不知道怎樣說謊。我是我的說話的奴隸，我的說話是君王的說話。卡伯陀迅的王常常說謊，但是他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國王。他是一個懦夫。他也是借了我的債不肯還。他甚至還要辱罵我的使臣。他說了許多傷人的話。但是當他到了羅馬的時候該撒要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我確實相信該撒要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要不然，也要被蛆蟲咬死。這個先知已經預言過了。好

了！你爲什麼又延下來了呢，莎樂美？

莎樂美

我正等着我的下婢將香料和七襲面紗拿來給我，將我脚上的鞋子除去。（婢僕拿了香料和七襲面紗進來，給莎

樂美的鞋除去）

希律

啊，你準備赤着脚跳舞。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的小小的脚會得像白的鴿子一樣。你的脚會得像那在樹上跳舞着的小小的白花一樣。……不對，不對，她準備着在血上跳舞了。有血濺在地上。她決不可以血上跳舞。那是一個不好的兆頭。

希羅底

如果她是在血上跳舞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你已經在血裏深深的踏過……

希律

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啊！你看月亮！月亮已經變成紅色了。她變成像血一般的紅了。啊！先知所預言的一點也沒有錯。他預言過月亮要變成像血一般的紅。他不是這般預言過嗎？你們大家都聽見的。現在月亮已經變成像血一般紅了。你們沒有看見嗎？

希羅底

呵，是的，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星也像無花果一樣的

在落下來，可不是嗎？而且太陽也在變得和包頭髮的布一樣的黑了，地球上的君王們也在恐懼了。那至少也有一個人能夠看見。這個先知一生之中至少這一次的說話是對的，因為地球上的君王的確怕懼起來了。……讓我們到裏面去。你病了。他們到羅馬的時候要說你是發了狂了呢。讓我到裏面去罷，我對你說。

約翰的聲音

這個從埃東來的是誰，這個從波撒拉來的，他的衣服染着紅顏色的，他宣耀他的衣服的美麗，走路高傲，目若無人的，是誰呀？你的衣服爲什麼染着紅顏色？

希羅底

讓我們到裏面去。那人的聲音使我發怒。若果他這樣繼續着叫喚的時候我不准我的女兒跳舞。若是你這樣看着我的女兒的時候我不准我的女兒跳舞。總而言之，我不許她跳舞。

希律

不要起來，我的妻子，我的王后，那於你沒有什麼益處的。非等她已經跳了舞之後我是不進去的。跳呀，莎樂美，給我跳舞呀。

希羅底

不要跳，我的女兒。

莎樂美

我已經預備好了，陛下。

（莎樂美舞七條面紗之舞）

希律

啊！妙！妙！你看她已經給我跳舞了，你的女兒。走近來，莎樂美，走近來，我可以拿你的報酬給你。啊！我給平常的跳舞的人很重的報酬。我給你的要更加高貴一些的。我要給你不論什麼你心裏所想的。你要什麼？你說罷。

莎樂美

（跪著）我要他們馬上放在一只銀盤裏端給我……

希律

（笑著）放在一只銀盤裏？自然可以的，放在一只銀盤裏。她真討人歡喜，可不是嗎？你要拿什麼放在銀盤裏，呵可愛而美麗的莎樂美呀，你這比猶太國所有的一切的人家的女兒都要美麗的莎樂美呀？你要他們拿什麼放在銀盤裏端給你？告訴我。無論什麼都可以，他們都一定給你拿來的。我所有的寶庫都是屬於你的。那到底是什麼呀，莎樂美？

莎樂美

（起來）約翰的頭。

希羅底

啊！說得不錯，我的女兒呀。

希律

不對，不對。

希羅底

那真說得好，我的女兒呀。

希律

不對，不對，莎樂美。你不要向我要那個東西。不要聽你母親的說話。她是常常拿不好的勸告來對你說的。不要相信她。

莎樂美

我并不是信從我母親的說話。我要你拿約翰的頭放在一只銀盤裏乃是我自己的高興。你已經立過誓了，希

律。不要忘記你已經立過誓了。

希律

我知道的。我已經憑着我的神靈立過了誓。我很知道的。但是我請你，莎樂美，向我要別的東西向我要我的國家的一半，我也一定給你。但是不要問我你剛才所已經問過的那個東西。

莎樂美

我向你耍約翰的頭。

希律

不，不，我不情願你那樣。

莎樂美

你已經立過誓了，希律。

希羅底

是的，你已經立了誓了。大家都聽見的。你在衆人面前立的誓。

希律

不准響，我並沒有對你說話。

希羅底

我的女兒向你要約翰的頭這件事情做得很不錯。他已經用誹謗來困圍我過了。他說了許多奇怪的話來攻擊我。誰都知道我的女兒是很愛她的母親的。我的女兒你不要退讓。他已經立了誓了，他已經立了誓了。

不准響，不要對我說話！……來，莎樂美，近情理一點，我從來沒有待你不好過。我一向來都是愛你的。……：：：那也許是爲了我太愛你了罷。所以不要向我要這個東西。這是一個可怕的東西，你向我要的這個東西是個可怕的東西。實實在在，我以爲你是問着玩的。一個人的頭，從他身上割下來，這是很不好看的，你想是不是？一個處女的眼睛，不應該看這樣的一個可怕的東西。你這樣做了又有什麼趣味呢？不會有什麼樂趣的。不，不，這不是你所想要的。你聽我說。我有一塊玉石，一塊大而圓的玉石，那是該撒的寵愛者

送給我的。你如果從這塊玉石裏望過去那末就是很遠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也看得見。該撒他自己到馬戲場裏去的時候也是帶着這樣一塊玉石的。但是我的一塊要比他的大一點。我確實知道我的要大一點。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玉石。你一定歡喜那個東西，你莫非不歡喜嗎？向我要那個東西，我一定拿牠給你。

莎樂美

我要約翰的頭。

希律

你沒有聽着我的說話。你沒有聽着我的說話。讓我說，莎樂美。

莎樂美

約翰的頭。

希律

不，不，你不要問那個。你說那個只不過使我受苦，因為我今天晚上整晚的看着你。那是實在的，我今天晚上整晚的看着你。你的美使我受了苦了。你的美已經十分的使我受苦了，而且我看你也看得太多了。但是我不再看着你了。一個人不要看東西也不要看人。一個人只能在鏡子裏望望，因為鏡子只不過給我們看幻影而已。呵！呵！拿酒來！我渴了。：莎樂美，莎樂美，讓我們做朋友罷。現在請過來！：：啊！我要

「說什麼？我要說什麼呀？啊！我記得了！……莎樂美——不，請再走近一點過來；我怕你聽不見我的話！莎樂美，你知道我的白孔雀，我的美麗的白孔雀，那些在花園中石榴樹和柏樹之間走來走去的白孔雀，牠們的嘴鍍着金，牠們所吃的穀也鍍着金，而牠們的腳染着紫色。牠們叫時天就要下雨，牠們的尾巴一展開時月亮就要在天中現出來。牠們兩隻兩隻在柏樹和黑色的石榴樹之間走來走去，每一隻有一個奴僕伺候着牠。有時候牠們飛過樹林，有時候牠們走過草地，沿着湖旁。全世界沒有這般奇怪的鳥類。全世界沒有一個國王有這般奇怪的鳥類。我相信就是該做他自己也

沒有像我的這般美麗的鳥類。我把我的白孔雀給五十隻給你。不論你到什麼地方去牠們都會跟隨着你，而且你立在牠門的中間就會像一輪明月在一朵大的白雲的中間一樣。……我要拿牠們統統給了你。我只有一百隻，而全世界的國王沒有一個有我這些孔雀的。但是我要拿牠們全給了你。只要你必得解除了我的誓，而且決不要問我所問過我的那個東西。

（他乾了一杯）

莎樂美

給我約翰的頭。

希羅底

說得好，我的女兒！像你呢，你是可笑得很講着你的孔雀。

希律

不准響！你常常這般叫喚；你叫喚得好像一隻掠奪東西的野獸一樣。你決不要這樣。你的聲音使我討厭。不准響，我說。：莎樂美，你想想你所做的事情。這個人或者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他是個聖人。上帝的手指已經觸過了他。上帝拿可怕的說話放到他的口裏去，要他代他說出來。在宮裏也和沙漠間一樣上帝是常常與他同在的。：至少這是可能的。雖然沒有人知道，但是上帝和他同在總一定可能的。況且，如果

他一死了許多不幸的事情就會在我的身上發生起來。他已經說過他死的那一天會有一種不幸的事情在某一個身上發生。那種不幸一定發生在我的身上。你該記得，我走進來的時跌在血裏。還有，我聽見空中有翼翅的鼓擊的聲音，一種很大的翼翅的鼓擊的聲音。這些都是很不好的兆頭，而且還有其他的呢。我雖然沒有看見，但是我相信一定還有其他的不好的兆頭。好，莎樂美，你大概總不情願一種不幸的事情在我的身上發生罷？你不會情願如此的。那末，聽我的話。

拿約翰的頭給我。

希律

啊！你是沒有聽我。靜一點。我——我是靜着的。我是十分靜着的。你聽我說。我有許多珠寶藏在這個宮裏——那些連你的母親也未曾看見過的珠寶；那些世上稀有的珠寶。我有一圈珠子，分作四行的。這些珠子好像用銀線穿着的一串月亮。好像五十個月亮被網在一個金網裏一樣。有一個皇后曾經將牠掛在她那和象牙一般的胸前。要你掛起來的時候你也一定和皇后一樣的美麗。我有兩種紫水晶，一種黑的黑得同葡萄酒一般，還有一樣紅的紅得同用水沖了着了顏色的酒

一般。我有一種黃玉，黃如老虎的眼睛，還有一種黃玉淡紅得如同斑鳩的眼睛，還有一種綠色的如同貓的眼睛。我有一種時常燃燒着，帶一種像冰一樣的火焰的玊瑪瑙，一種使得人的心裏憂愁，而且會怕懼影子的玊瑪瑙，我有一種像死了的女人的眼球一樣的帶紋的瑪瑙。我有一種當月亮有所變更的時候牠就會跟着變更的月光石，而當牠們一見太陽的時候便又要變成淡灰色了。我有種像雞蛋一般的大，藍花一般的藍的藍玉。海在牠們裏面游流着而月亮也決不會來擾亂牠們的波浪的藍色。我有橄欖石，綠玉石，翡翠石和紅寶石。我有紅紋瑪瑙，玉簪石，還有瑪瑙英，我要拿

牠們攏總全給了你，此外我還要再加上別的東西。印度王剛剛送來給我的四把鸚鵡毛做的扇子，和奴彌提亞王送來的駝鳥毛做的長袍我也要全給了你。我有一塊水晶，那塊水晶女人是不能看的，就是青年的男子如果沒有用木棍打過之前也是不能看的。在那螺鈿櫃裏面我有三塊奇怪藍寶石。如果一個人將牠戴在額前的時候他就能够想像出許多本來所沒有的事情，要是他拿牠戴在手上的時候就能夠使得女人不生育。這些都是無價之寶，牠們的價值在一切寶物之上。但是這還不是全體。在一隻烏木櫃裏我有兩隻琥珀的杯子，好像是一對金蘋果。若是有仇人放一支毒藥在那杯子

裏的時候，牠們就會成像銀蘋果一樣。在一隻琥珀做的櫃子裏面我有玻璃做的鞋子。我有從失來斯地方帶來的外套，和從幼發拉底城來的鑲着紅寶石和碧玉的手鐲。……除此之外你還想要些什麼，莎樂美？告訴我你所要的東西，我一定給你。一切我都可以給你，除了這一件東西之外。我情願拿我的一切給你，除了一條人的性命之外。我可以拿大祭司長的長袍給你。我可以拿聖殿裏的帳幔給你。

猶太人

啊！啊！

莎樂美

拿約翰的頭給我。

希律

（倒在坐位上）拿她所要的給了她罷。她真是她母親的女兒！（第一個兵士上前來。希羅底從國王手上拿那死的環取下來交給了兵士，兵士拿了隨即交給劊子手。劊子手見了一驚）誰拿了我的環？我的右手上有一個環的。誰喝了我的酒？我的杯子裏本來有酒的。滿滿的一杯酒。有人喝了了！啊！一定有什麼災禍要降某人身上了。（劊子手走下古井去）啊！我爲什麼要立我的誓呢？國王決不應拿他的說話來當質押的。要是他們不守誓，那是可怕的，但要是他們守誓呢，那亦是一樣的可

怕。

希羅底

我的女兒做得好。

希律

我敢斷定有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

莎樂美

（她靠着古井靜聽）裏面沒有聲音。我沒有聽見什麼。

這個人他爲什麼不叫喚出來？啊！如果有人要來殺我的時候，我一定要叫喚起來，我一定要爭鬥起來，我不能忍受。殺，殺，納亞滿，殺，我告訴你。：不對，我沒有聽見什麼。裏面只是靜寂，一種可怕的靜

寂。啊！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了。我聽見有東西掉下來了。那是劊子手的刀。這個奴才他怕了。他拿他的刀也掉了。他不敢殺他。他是一個懦夫，這個奴才！讓兵士們下去看看。（她看希羅底的侍者，叫他）走過來，你是死了的人（就是叙利亞少年——譯者註）的朋友，是不是？好了，我告訴你，死的人還不夠呢。到兵士們那裏去吩咐他們下井去拿我所要的東西來給我，國王所允許我，已經是我所有的東西拿來給我。（侍者退。她轉向兵士們。）走過來，你們兵士們，你們走下這個井去拿這個人的頭拿來給我。（兵士退）國王，國王，命令你的兵士們拿約翰的頭拿來給我。

（一隻大的，黑的手臂，劍子手的手臂，從井裏伸出來，托着一個放了約翰的頭的銀盤。莎樂美接了牠。希律用他的袍袖遮住了孔。希羅底笑且自扇扇。拿撒勒人跪下開始禱告。）

啊！你不讓我親你的嘴，約翰。好了！現在我要親牠了。我要用我的牙齒去咬牠好像人家咬熟了的水果一般。是的，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說過了；我不是說過了嗎？我說過了的。啊！我現在要親牠了。：但是，你爲什麼不朝我看一看呢，約翰？你的那雙那樣可怕，那樣充滿着暴怒和輕蔑的眼睛，現在却閉着了。你的眼睛爲什麼閉着呢？睜開你的眼睛來！舉

起你的眼睛來，約翰！你爲什麼不朝我看？約翰，你是不是爲了怕我，所以不敢朝我看？……還有你的那條舌頭，那條好像能夠放射毒汁的紅蛇的舌頭，現在也不能動了，牠現在不能說什麼了，約翰，你那向我放射毒汁的深紅的毒蛇現在也沒有用了。這是奇怪的事情。可不是嗎？怎麼那條紅色的毒蛇就不能動彈了呢？……你一點也不能容納我。你拒絕我，約翰。你說不好的說話來攻擊我。你把我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當作一個蕩婦，一個淫亂的女子看待！好了，約翰，我仍舊是活着在，但是你呢，你是死了，而且你的頭也屬於我了。我能夠拿牠任所欲

爲。我能夠拿牠擲給狗吃，我也能夠拿牠拋給空中的鳥。狗所吃剩下來的空中的鳥會來啄了去。：：啊！約翰，約翰，你是我惟一的愛的人。其餘世界上的男子我都恨厭他們。但是你，你是美的！你的身體是一枝安放在銀子的白窩上面的象牙柱子。你的身體是一所住滿了鴿子和長滿了銀蓮的花園。你的身體是一座用象牙盾鑲着的銀塔。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夠像你的身體這樣白。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夠像你的頭髮這樣黑。全世界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像你的嘴唇那般紅。你的聲音是放出奇異的香味的香爐，當我看着你的時候，我聽見了一種奇異的音樂。啊！你爲什麼不朝我看一看

呢，約翰？你把你的臉遮藏在你的手，和你的呢護後面。你把那要見上帝的人的面幕，拿來放在你自己的眼睛上面。好，你已經見過你的上帝了，約翰，但是我，我，你從沒有看見呢。如果你看見了我你一定會愛我。我，我看見了你，約翰，而且我愛了你。呵，我是多麼愛你呀！我如今還愛你，約翰，我只愛你一個人。∴∴我爲你的美渴；我爲你的身體餓；這個渴和餓，不是酒和水果所能克服的。我現在應該怎樣好呢，約翰？不論洪水大洋都不能制止我的這個情熱。我是一個公主，你輕蔑了我。我是一個處女，你從我這裏取去我處女的聖潔。我是貞潔的，你却丟了一個

火在我的血管裏。：啊！啊！你爲什麼不朝我望呢，約翰？如果早望了我，你一定會愛了我。我很知道你一定會愛我，而且愛的神祕比死的神祕還要大呢。人生所值得的只不過是愛罷了。

希律

她是一個妖怪，你的女兒，她完全是個妖怪。她所做的事情實在是一種大大的罪惡。我敢斷定這實在是違抗那冥冥中的上帝的一種大罪惡。

希羅底

我贊成我女兒所做的事。而且，我現在願意坐在這裏了。

希律

（起來。）啊！那亂倫的妻子說起話來了！來！我不願意在這裏了。來，我告訴你。一定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瑪拿西，伊塞卡，阿西阿斯，把火打黑。我不要再什麼了，也不許什麼來看我。把火打黑！把月亮遮住！把星兒遮住！讓我們拿我們自己躲到我們的宮裏去，希羅底。我開始怕起來了。

（奴僕們拿火打滅了。星也不見了。一大塊黑雲橫過了月亮將她完全遮住了。舞台變成很黑暗。國王開始走上梯階。）

莎樂美的聲音

希律

啊！我已經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已經親了你的嘴了。你的嘴唇上面，有一種苦的味道。那是血的味道嗎？……那或者是戀愛的味道。……有些人說戀愛有一種苦的味道。……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已經親了你的嘴了，約翰。

（一道月光射在莎樂美的身上，將她用光來包住了。）

（回轉來看着莎樂美。）殺那個女人！（兵士們衝上前去把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公主，莎樂美壓在他們的盾牌下面。）

（幕）